

評審獎

## 蜃樓

蔡宗佑

搬遷尾聲的這幾天，正好迎來入冬後的第一波寒流，我總是醒得特別早，城市籠罩在薄薄的晨霧裡，日光模糊而蒼白，蟻在被窩，必須花點時間才能適應逐漸空蕩的房子，感覺自己住在一幅消散的景色中，沒有熟悉的事物可以憑藉，連空氣聞起來都陌生。

賃居在這裡轉眼便是六年，剛搬來時，是誰都難以自圓其說的廢墟，前身是鴿舍，壁癌橫行，牆與地板同樣滿是斑駁，殘存著隱隱約約的禽類異味，即使門窗全開，仍聞得見一股腥騷。然而雖是頂樓加蓋，卻沒被隔成一間間窄仄的分租套房，獨立出入，門前甚至還留有一小塊空地，房東說將就著出租，貪圖價錢便宜，後來也就勉為其難的答應了下來。

所有事情，無中生有最難。彼時仍是夏天，整理是大工程，和情人搬來全部家當，耗費每個下班後的夜晚清潔、消毒、重新粉刷，大量的勞動帶來無數汗水和痠痛，往往兩個人洗好澡，躺在床上還來不及道過晚安，便各自沉沉睡去，那時不以為苦，假日常往賣場或花市去，添購便宜的組合家具，選些容易照顧的花花草草，彼此都是第一次同居，對即將共同生活的地方有著數不清想像。

印象中我們不曾為了哪些該買哪些不該而爭吵，有時候放了滿滿一車，結帳時才發現錢沒帶夠，向對方做

個鬼臉，也就悻悻然的捨棄了那些高價的品項，回程路上總是發夢要中樂透，喜歡的以後全部都帶回家，沒有多餘的憂慮，任憑沿途風聲鼓漲，把癡人說夢吹向更遠的地方。

我起身下床，寒意滲進皮膚帶來滿身疙瘩，走出門外，街區上的人似乎都還沉浸在睡夢裡，我坐在門邊準備要丟棄的塑膠板凳上，興起一種難以言明的情緒。這邊原先擺放的是俗氣的一桌二椅，我們購買的最後一組家具，完工後的那天傍晚，我們全身放鬆的坐在這裡，餘暉暈染成片暮色，與房內透出的昏黃光線，在夏末的熱氣裡交織蒸騰，將我們搖晃得微微發燙。

有了輪廓，細節跟著順理成章，後來不再刻意去買些什麼了，隨著居住的時間日久，房子裡的東西自然而然地變得更多：散步時捨得的舊窗框，鄰居不要的木製高腳凳，還有各種旅行帶回來的，無用而荒謬的紀念品。零碎的物件積累成生活氣味，最初那種滿溢興奮，想起來彷彿隨時要迸裂的感覺漸漸消退，這個地方開始像一個真正的家。

時間過去，我們的薪水足以負擔得起更好的住處，卻始終捨不得搬，有段時間倒是常騎著摩托車在城市裡穿梭，看那些新建的大樓外觀，挖苦建商文案。說中空樓板必定是偷工減料，豪景人生只會好景不常，還斷言某間豪宅只賣得出一戶，只因傳單上宣稱尊榮獨享。這樣幼稚的漫遊，其實只是百無聊賴的打發，卻總是讓我感覺踏實，彷彿不論去了多遠，經過哪些昂貴的地方，我們最後仍會回到這小小的頂樓加蓋，繼續我們的日常。

有一年春天，院子裡的植物長得特別好，枝葉繁盛，九重葛尤其開得猖狂，某次澆花，你看著附近建築荒蕪的樓頂，突然興高采烈的說我們這裡好像一片綠洲。城市本來就是一座沙漠，疏離荒瘠，人群日日行走其中，卻始終惶惑難以辨認方向，沒有依靠而無比孤寂。我們何其幸運找到一方綠洲，有光，有水，有你，可以回去。

那段時間像是一千零一夜，只需看見你的側臉，我就能順著那些線條勾勒下去，將故事說得蜿蜒如河，沿

岸開出奇異繁花似錦，無關情節如何推展，由著日子層層疊疊，我們擁有無止無盡的明天。

如今小花園已不復見，多數的小盆栽在搬家初期就已分送給親友，色彩繁艷的九重葛後來染上蟲害，徒留枯枝，懨懨倚在圍牆邊，我愣愣的點起一支菸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充滿涼薄水意。美好總是難以延續，忘記一切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壞，爬梳過往總是錯綜複雜，發生過的每件事情都足以相互指認，然而實情是，無論如何我們都沒辦法指出一個確切的時間點，說所有的陷落是從這裡開始。

或許根本沒有所謂開始，收攏回憶毛邊，源頭盤根錯節。可能是相處日久，生活變得習以為常，不再有一切實際的憧憬或想像，連帶也就失去那些親暱傻氣，遊戲一樣的溫柔與情話。可能是對彼此的耐心不復，摩擦日增，爭執帶來裂痕，而裂痕沒有雙腳，坐困在我們之間成為情緒臃腫的埋伏，輕輕一撩，便伺機揚起無數沙塵。久旱的綠洲正在凋萎，感覺得到隱隱的下陷，我們正慢慢的遺失對方。

生活持續僵滯，連房子的氣氛也變得不對勁。有時才傍晚，燈全開了還是覺得暗，半夜時常因為口乾舌燥而驚醒，身體充滿渴意，像必須需索大量雨水的植物。我跟你的下班時間變成一場不明所以的競賽，越來越晚，即便兩個人在家，也是各坐沙發發兩端，讓電視新聞循環播放，彼此並不交談，專注手機裡其他人無關的瑣事，彷彿空間出現一道傾斜，自此有了時差。

原先以為事情有所轉圜，約了你在假期出遊，旅行到一個離海很近的小鎮，氣溫宜人，陽光和煦，浪潮在腳邊輕輕拍打，你的衣服逸散出乾燥的棉花香味，我們拍海也拍對方，沿著海岸線走了很遠很遠。黃昏回到飯店，你去沖澡，我拿起你的手機想將照片傳給自己，才滑開，頁面停留在你的通訊軟體，顯示在第一個的，是我全然陌生的名字，通知被調成靜音，最後一則訊息他說想你，我點進去，讀完，然後顫抖著關上你的手機，知道黑夜就要降臨。

假期結束，我故作若無其事的向你探詢，起先你試圖輕描淡寫，我卻聽出太多啟人疑竇的伏筆，不斷逼問，最後你終於惱羞成怒，責怪我不應該偷看你的手機。那天明明晴空朗朗，然而我看見沙漠在遠處掀起暴風，吹起漫天的黃沙和塵埃，風吼、沙飛，迅速朝不堪一擊的我們襲來，遮天蔽日，晴空轉瞬成為黑夜，無處可逃。

揮之不去那些你們相互傾訴愛意的訊息，知道你其實不用加班，你的晚歸，是和他在城市裡閒晃，或與他在他的床上飄飄蕩蕩，才明白原來文字也可以如此畫面清晰，充滿起伏語調，日夜在我的腦海裡反覆播放。沙暴沒有止息，樹木連根拔起，植被枯黃，清澈的水源淤滿黃沙，連自己都被吹散成爲一張破敗的影子，不論這裡曾經有過什麼，都已經不存在了。

將菸身用力一折，彈掉最後一截燃燒的餘光，我怔忡地站了起來，突然感覺往事並不總是如煙，時間沒弭平的過往，回想起來奇異而遙遠。記得你搬走的那天，暮色悽惶，除了衣服，你沒帶走其他東西，我們在門外僵持，沒人移動也沒人說話，像兩座山頭沉默對峙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你才聲音乾澀的說：抽根菸吧。

那是訣別。併肩和你站在門前，小心翼翼地抽著每一口菸，我始終沒有準備好要如何面對你的離開，只想將此刻無限延長，抽到盡頭，我們避開彼此視線，各自捻熄各自的菸，你拎起行李下樓，沒有回頭。

眼淚在你走了很久之後才開始掉，躺在房間裡，決心哭出一片海洋。那段時間，白日我人行如鬼，沿固定路線上班下班，巧妙避開每一條可能碰見你跟他的街道，夜裡則輾轉難眠，醒在一個又一個支離破碎的惡夢當中。最常夢見自己衣著單薄，在黑暗的沙漠裡獨自行走，流沙滿佈，周圍有無數眼睛不懷好意地窺伺，虎視眈眈等著我的陷落，往往嚇出一身冷汗，睜開眼，外頭將明未明。

朋友苦勸要我搬走，我執意不肯，忘記在哪裡讀過一篇關於沙漠植物的科普，提到當仙人掌若開始朝一邊歪斜的時候，會在相反的另一邊也長出一根手臂來，糾正自己的姿勢，若後來再朝另一邊歪，則就繼續在相反

的那邊再長另一根手臂來，如此這般，努力維持平衡。其實知道再多淚水都喚不回乾涸的綠洲，我情願在這裡，像仙人掌一樣反覆練習，即使風沙隨時都要將我掩埋，先試著站直自己。

那是度日如年的時光，總在幻覺與現實間來回擺盪，分不清疆界。直到某天夜裡，我被突至的暴雨給驚醒，在黑暗的房間裡張開眼睛，清楚意識到這是分開以來，頭一次沒有惡夢侵擾，聽著窗外雨水奔騰湍急，我翻過身，旋即沉沉睡去。

是不是真的走出了這場沙暴不能確定，但那些怨懟與驚惶，如今已是雲淡風輕，後來我還是一直住在這裡。幾個月前，房東滿懷歉意的告訴我之後沒辦法再續租了，年底前，市政府會將這一帶的違建全數拆除。聽聞當下，我心中湧現出許多複雜的情緒，住所承載生活其中的人的記憶，豢養彼此共生成為一部分不可或缺的自己，倘若這裡要被毀壞，回首來時路，不再有任何證據可以佐證發生過的事情，記憶早晚也會被蠶食鯨吞，細節難以打撈，終將無以為繼。

天光漸亮，晨霧悄悄淡去，出現車聲與行人騷動的聲音，城市開始甦醒，生活在其中的我們，可能都只是沙漠的旅者，自始至終，不曾有過所謂綠洲，在不同的時間軸裡，甚至連我們也並不真實存在，如露亦如電，都是夢幻泡影，無論樓房，抑或是世間的起落，終究只是光線通過了不同密度的空氣折射，在我們眼底反映出的海市蜃樓。

作者介紹

蔡宗佑

一九九〇年盛夏生，得過文學獎若干。

評審意見

廖鴻基

讀過〈蜃樓〉，心中隱隱疼痛。

儘管文章描寫的主題是生命尋常可見的離別傷痛，但作者相當成功的強化了人與空間、與家的關係，當曾經的綠洲、曾經的空中花園，都將人去樓空，那傷痛的力道，不再單屬於個人微不足道的悲傷，而是擴大為整個空間的剝離、癱倒而至完全消失無蹤的巨大悲哀。

文章以明快的節奏，溫馨描繪了雖然簡陋但卻是兩人攜手共創的樓頂世界。「我們何其幸運找到一方綠洲，有光，有水，有你，可以回去。」如此人與空間、與屋舍的巧妙結合。

而「美好總是難以延續」，找不到斷點的摩擦，如老屋龜裂般出現裂痕，茂盛的花園一步步凋萎，「彷彿空間出現一道傾斜，自此有了時差。」樓起、樓塌的傷感，遠超過人情離別的傷痛。

這是全然的決裂與塌陷，如一場海市蜃樓，回家的路完全無以憑藉。